

影印
文淵閣

四庫全書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八七八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 (清)紀昀等編纂. — 影印
本. —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12.4

ISBN 978-7-200-09184-7

I. ①影… II. ①紀… III. ①四庫全書 IV.
①Z121.5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2)第059042號

策 劃: 方應權

責任編輯: 楊良志 蔡紫昀

責任印製: 宋 超

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清)紀昀等編纂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北京北三環中路六號

郵政編碼: 100120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總發行

北京鴻博儒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北京中獻拓方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十六開 七八七毫米×一〇九二毫米

印張: 七五〇〇〇印張

二〇一二年四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定價: 陸拾萬圓整

ISBN 978-7-200-09184-7



9 787200 091847 >

本冊目次

說

郭三

明 陶宗儀編……………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說郭卷三十六上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主事臣陳 璜

謄錄監生臣朱 烺

欽定四庫全書

說郭卷三十六上

元 陶宗儀 撰

尚書故實 李焘

賓護尚書河東張公三相盛門四朝雅望博物自同
於壯武多聞遠邁於羣臣綽避難園田寓居佛廟秩
有同於錐印跡更甚於酒傭叨遂迎塵每容侍話凡
聆徵引必異尋常足廣後生可貽好事遂纂集尤異
者兼雜以詆諧十數即作尚書故實云耳

欽定四庫全書

說郭
卷三十六上

高祖太武皇帝本名與文皇帝同上一字後乃刪去嘗
有碑版鑿處具在太武是陵廟中玉冊定闕神堯乃母
后追尊顏公曾抗疏極論為素像所沮而寢
太宗酷好法書有大王真跡三十六百紙率以一丈二
尺為一軸寶惜者獨蘭亭為最置於座側朝夕觀覽嘗
一日附耳語高宗曰吾千秋萬歲後與吾蘭亭將去也
及奉諱之日用玉匣貯之藏於昭陵

天冊府弧天尺度蓋倍於常者太宗北遯劉黑闥為案

厥所窘遂親發箭射退賊騎突厥中得此箭傳觀皆歎
伏神異後餘弓一張箭五隻藏在武庫歷代郊丘重禮
必陳於儀衛之前以耀武德惜哉今與法物同為煨燼
矣然此即劉氏斬地劍之比也豈不有所歸乎

司馬天師名承禎字紫微形狀類陶隱居玄宗謂人曰
承禎弘景後身也天降車上有字曰賜司馬承禎尸解
去日白鶴一作雲滿庭異香郁烈承禎號白雲先生故人
謂車為白雲車至文宗朝并張騫海槎同取入內

欽定四庫全書

說郛
卷三十六上

三

有李幼奇者開元中以藝干柳芳嘗對芳念百韻詩芳
已暗記便題之於壁不差一字謂幼奇曰此吾之詩也
幼奇大驚異之有不平色久之徐曰聊相戲此君所念
詩也因請幼奇更誦所著文章皆一遍便能寫錄

鄭廣文作聖善寺報慈閣大像記云自頂至頤八十三
尺額珠以銀鑄成虛中盛八石

構聖善寺佛殿僧惠範以罪沒入其財得一千三百萬

貫

元載破家籍財貨諸物得胡椒九百石

盧元公好道重方士有王谷者得黃白術變瓦礫泥土
立成黃金

進士盧融嘗說盧元公鎮南海日疽發於鬢氣息惛然
有一少年道士直來牀前謂相國曰本師知尚書病瘡
遣某將少膏藥來可使傳之相國寵姬韓氏遂取膏藥
疾貼於瘡上至暮而拔數日平復於倉皇之際不知道
士所來及令勘中門至衙門十數重並無出入處方知
其異也盛膏小銀合子韓氏收得後猶在融即相國親
密目驗其事因附於此

欽定四庫全書

說郛
卷三十六上

三

公自言四世河東公為中書令着緋緋安邑宅中曾有
河東公任中書令

着緋又說傳遊藝居相位着綠

李師誨者畫蕃馬李漸之孫也為劉從諫潞州從事知
劉不軌遂隱居黎城山路州平朝廷嘉之就除一縣宰
曾於衲僧處得落星石一片僧云於蜀路早行見星墜
於前遂圍數尺掘之得片石如斷磬其一端有雕刻後

猊之首亦如磬有孔穿條處尚光滑豈天上樂器毀而墜歟此石後流轉到綽安邑宅中

清夜遊西園圖顧長康畫有梁朝諸王跋尾處云圖上

若干人並食天厨

貞觀中褚河南裝背題處具在本張維素家收得維素從申

之傳至相國張公弘靖元和中准宣索并鍾元常寫道德

經同進入內時張公鎮并州進圖表李太尉衛公作也後中貴人崔潭峻自

禁中將出復流傳人間維素子周封前涇州從事在京

欽定四庫全書

說部卷三十六上

四

一日有人將此圖求售周封驚異之遽以絹數疋贖得

經年忽聞款關甚急問之見數人同稱仇中尉傳語評

事知清夜圖在宅計開居家貧請以絹三百疋易之周

封憚其迫脅遽以圖授使人明日果賁絹至後方知詐

偽乃是一力足人求江淮大鹽院時王庶人淮判鹽鐵

酷好書畫謂此人曰為余訪得此圖然遂公所請因為

計取耳及十二家事起復落在一粉舖內郭侍郎承闡

者以錢三百買得獻郭公郭又流傳至今孤家宣宗嘗

問相國有何名畫相國具以圖對復進入內賓獲親見相國說

公嘗於貴人家見梁昭明太子腦骨微紅而潤澤抑異

於常也

又嘗見人腊長尺許眉目手足悉具或以為僊人也

又說表弟盧某一日碧空澄澈仰見仙人乘鶴而過別

有數鶴飛在前後適觀自一鶴背遠一鶴背亦如人換

馬之狀

國朝李嗣真評事云顧畫屈居第一然虎頭又伏衛協

欽定四庫全書

說部卷三十六上

五

畫北風圖

北風圖毛詩義

公平康里宅乃崔司業融舊第有司業題壁處今猶在

蜀王嘗造千面琴散在人間蜀王即隋文之子楊秀也

又李汧公取桐孫之精者雜綴為之謂之百衲琴用蠅

殼為徽其間三面尤絕異通謂之響泉韻磬絃一上可

十年不斷

兵部李員外約言汧公之子也識度清曠迥出塵表與

主客張員外諗同棄官并章徵君况塙東遊世不婚娶

不治生業李尤厚於張每與張匡牀靜言達旦不寢人莫得知贈張詩曰我有心中事不向章二說秋夜洛陽城明月照張八

諡即尚書公之羣從

佛像本開朴陋人不生敬今之藻繪雕刻自戴顓始也顓嘗刻一像自隱帳中聽人臧否隨而改之如是者積十年厥功方就

絳州碧落碑文乃高祖子韓王元嘉四男為先妃所製陳惟玉書今不知者妄有指說非也

欽定四庫全書

說郛卷三十六上

六

荀與能書嘗寫狸骨治勞方右軍臨之至今謂之狸骨帖

古碑皆有圓空

孔音

蓋碑者悲也本墟墓間物每一墓有四焉初葬穿繩於空以下棺乃古懸窆之禮禮曰公室

視豐碑三家視桓楹人因就紀其德由是遂有碑表數十年前有樹德政碑亦設圓空不知根本甚失後有悟之者遂改焉

公自述高伯祖嘉祐開元中為相州都督解宇有災異

郡守物故者連累政將軍

嘉祐終金吾將軍

至則於正寢整衣

冠通夕而坐夜分忽肅屏間聞歎息聲俄有人自西廡而出衣中藍縷形器憔悴歷階而上直至前將軍因厲聲問曰是何神祇來至於此荅曰余後周將尉遲迴也死於此地遺骸尚存願托有心得畢葬祭前牧守者皆膽薄氣劣驚悸而終非余所害又指一十餘歲女子曰此余之女也同瘞廡下明日將軍召吏發掘果得二骸備衣衾棺器禮而葬之越二夕復出感謝因曰余無他能報効願裨公政節宣水旱唯所命焉將軍遂以事上聞請置廟歲時血食上特降書詔褒異勒碑敘述今相州碑廟見在

欽定四庫全書

說郛卷三十六上

七

中書令河東公開元中居相位有張憬藏者能言休咎一日忽詣公以一幅紙大書台字授公公曰余見居台司此何意也後數日貶官台州刺史

河東公鎮并州上問有何事第言之奏曰臣有弟嘉祐遠牧方州手足支離常繫念慮上因口勅張嘉祐可忻

州刺史河東屬郡上意不疑張亦不讓豈非至公無隱出於常限者乎

王平南廡右軍之叔也善書畫常謂右軍吾諸事不足法惟書畫可法後晉明帝師其畫王右軍學其書焉

宣平太傅相國盧公應舉時寄居壽州安豐縣別墅嘗遊芍陂見里人負薪者持碧蓮花一朶以傷器刃矣云

陂中得之盧公後從事浙西因使淮服話於太尉衛公

公令搜訪芍陂則無有矣又徧尋於江渚間亦終不能

欽定四庫全書

說郛
卷三十六上

得乃知向者一朶蓋神異耳

京國頃歲街陌中有聚觀戲場者詢之乃二刺繡對打

令既合節奏又中章程時座中有前將作李少監韞亦

云曾見

京城佛寺率非真僧曲檻迴廊戶牖重複有一僧室當

門有櫃扃鎖甚牢竊知者云自櫃而入則別有幽房遂

閣詰曲深嚴囊索奸回何所不有

牛相公僧孺鎮襄州日以久旱祈禱無應有處士不記

名姓眾云泰龍者公請致雨處士曰江漢間無龍獨一

湫泊中有之黑龍也強驅逐必慮為災難制公固命之

果有大雨漢水泛漲漂溺萬戶處士懼罪亦亡去十年

前有人他處見猶在

汲冢書蓋魏安釐王冢晉時衛郡汲縣耕人於古冢中得之竹簡漆書科斗文字雜寫經史與今本校驗多有

異同

王內史書帖中有與蜀郡守朱

不記名

書求櫻桃來禽日

欽定四庫全書

說郛
卷三十六上

給藤子

來禽言味甘來眾禽也俗作林檎

又云胡桃種已成矣又問司

馬相如揚子雲有後否蜀城門是司馬錯所製存乎

顧況字逋翁文詞之暇兼攻小筆嘗求知新亭監人或

詰之謂曰余要寫貌海中山耳仍辟善畫者王默為副

知也

世言牡丹花近有益以國朝文士集中無牡丹詩張

公嘗言楊子華有畫牡丹處極分明子華北齊人則知

牡丹花亦已久矣

又說顧況志尚疎逸近於方外有時宰曾招致將以好官命之況以詩荅曰四海如今已太平相公何用喚狂生此身還似籠中鶴東望滄洲叫一聲後吳中皆言況得道解化去

有黃金生者擢進士第人問與頗同房否對曰別洞

溪洞豪姓生故以此對人雖哈之亦賞其真寔也

王僧虔右軍之孫也齊高帝嘗問曰卿書與我書孰優對曰臣書人臣第一陛下書帝王第一帝不悅後嘗以

欽定四庫全書

說郛卷三十六上

檄筆書恐為帝所忌故也

陸暢字達夫常為韋南康作蜀道易首句曰蜀道易易於履平地南康大喜贈羅八百疋南康薨朝廷欲繩其既往之事復閱先所進兵器刻定秦二字不相與者因欲構成罪名暢上疏理之云臣在蜀日見造所進兵器定秦者匠之名也由是得釋蜀道難李白罪嚴武也暢感韋之遇遂反其詞焉

聖善寺銀佛天寶亂為賊截將一耳後少傳白公奉佛

銀三錠添補然不及舊者會昌拆寺命中貴人毀像收銀送內庫中人以白公所添鑄比舊耳少銀數十兩遂詰白公索餘銀恐涉隱沒故也

又云士張林說毀寺時分遣御史檢天下所齊寺及收錄金銀佛像有蘇監察者

不記名

巡覆兩街諸寺見銀佛

一尺已下者多袖之而歸謂之蘇扛

烏譚反

佛或問溫庭

筠將何對好遽曰無以過密陀僧也

絳州謝真人上昇前玉帝錫以鞍馬為信意者使其安

欽定四庫全書

說郛卷三十六上

心也刺史李堅遺之玉念珠後問念珠在否云已在紫

皇之前矣一日真人於紫極宮置齋金母下降郡郭處

處有虹霓雲氣之狀乃至白晝輕舉萬目覩焉

魏受禪碑王朗文梁鵠書鍾繇鑄字謂之三絕鑄字皆

須妙於篆籀故繇方得鑄刻

張懷瓘書斷曰篆籀八分隸書草書章草飛白行書通

謂之八體而右軍皆在神品右軍嘗醉書數字點畫類

龍爪後遂有龍爪書如科斗玉筋偃波之類諸家共五

十二般

公云舒州鵲山下有九井其實九眼泉也早即殺一犬投其中大雨必降犬亦流出

又南中久旱即以長繩繫虎頭骨投有龍處入水即數人牽制不定俄頃雲起潭中雨亦隨降龍虎敵也雖枯骨猶激動如此

五星惡浮屠像今人家多圖畫五星雜於佛事中或謂之禳災者真不知也

欽定四庫全書

說部
卷三十六上

上

武后朝宰相石泉公王方慶瑯琊王也武后嘗御武成殿閱書畫問方慶曰卿家舊法書存乎方慶遂集自右軍已下至僧虔智永禪師等二十五人各書一卷進上后命崔融作序謂為寶章集亦曰王氏世寶也

今延英殿靈芝殿也謂之小延英苗韓公居相位以足疾步驟微蹇上每於此待之宰相對於小延英自此始也

臺儀自大夫已下至監察通謂之五院御史國朝踐歷

五院者共三人為李商隱張魏公延賞溫僕射造也

裴岳者父應舉與長興子左揆友善曾有一古鏡子乃神物也于於布素時得一照分明見有朱衣吏導從他皆類此賓護與岳微親面詰之云不虛旋亦墜失

陳朝謝赫善畫嘗閱祕閣數伏曹不興所畫龍首以為若見真龍

陶貞白所著太清經一名劍經凡學道術者皆須有好劍鏡隨身又說干將莫耶劍皆以銅鑄非鐵也

欽定四庫全書

說部
卷三十六上

上

八分書起於漢時王次仲次仲有道詔徵聘於車中化為大鳥飛去墜三翮於地今有大翮山在常山郡界兵部李約員外嘗江行與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病固邀相見以二女託之皆絕色也又遺一珠約悉唯唯及商胡死財寶約數萬悉籍其數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殮商胡時約自以夜光含之人莫之知也後死商胡有親屬來理資財約請官司發掘驗之夜光果在其衾行皆此類也

公云收弘農日捕獲伐墓盜十餘輩中有一人請問言
事公因屏吏獨問對曰某以他事贖死盧氏縣南山堯
女塚近亦曾為人開發獲一大珠并玉盤人亦不能計
其直餘寶器極多世莫之識也公因遣吏按驗即塚果
有開處旋獲其盜考訊與前通無異及牽引其徒稱皆
在商州治務中時商牧名卿也州移牒公致書皆怒而
不遣竊知者云珠玉之器皆入京師貴人家矣公前歲
自京徒步東出盧氏復問邑中具如所說然史傳及地

欽定四庫全書

說部
卷三十六上

十四

里書並不載此塚且堯女舜妃也皆死於湘嶺今所謂
者豈傳說之誤歟矧貽訓於茅茨土階不宜有厚葬之
事即此塚果何人哉

飛白書始於蔡邕在鴻都見匠人施墜帚遂創意焉梁
蕭子雲能之武帝謂曰蔡邕飛而不白羲之白而不飛
飛白之間在斟酌耳嘗大書蕭字後人匣而寶之傳至
張氏賓護東都舊第有蕭齋前後序引皆名公之詞也
杜紫微頃於宰執求小儀不遂請小秋又不遂嘗夢人

謂曰辭春不及秋昆脚與皆頭後果得比部員外又杜
公自

述不曾歷小此
此必傳之誤

楊祭酒敬之愛才公心嘗知江表之士項斯贈詩曰處
處見詩詩摠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
處相逢說項斯因此名振遂登高科也

東都項年初造防秋館穿掘多得蔡邕鴻都學所書石
經後洛中人家往往有之

王內史借船帖書之尤工者也故山北盧尚書匡寶惜

欽定四庫全書

說部
卷三十六上

十五

有年公致書借之不得云只可就看未嘗借人也公除
潞州旗節在途纔數程忽有人將書帖就公求售閱之
乃借船帖也公驚異問之云盧家郎君要錢遣賣耳公
嘆異移時不問其價還之後不知落於何人

京師書僮孫盈者名甚著盈父曰仲容亦鑒書畫精於
品目豪家所寶多經其手真偽無逃焉王公借船帖是
孫盈所蓄人以厚價求之不果盧公其時急切減而販
之曰錢滿百千方得盧公韓大冲外孫也故書畫之尤

者多閱而識焉

嘗有一淪落衣冠以先人執友方為邦伯因遠投謁與有厚需及謁見後情極尋常所資至寡歸無道路之費愁怨動容因間步長衢歎吒不已忽有一人衣服垢敝行過于前迴目之曰公有不平之氣余願知之因具告情旨荅曰止於要厚卹小事耳今夜可宿某舍至暮往即已遲望門外遂延入謂之曰余隱者也見為縣獄卒要在濟人之急既夜分取一椀合于面前俄頃揭看見

欽定四庫全書

說部
卷三十六上

十六

一班白紫綬者纔長數寸此人詬責之曰與人有分不卹其孤可乎紫衣者遜謝久之復用椀覆於地更揭之則無有矣明日半旦聞傳聲覓某秀才甚急往則紫衣斂板以待情義頓濃遂贈數百緡亦不言其事豈非仙術乎

某經云佛教上屬鬼宿蓋神鬼之事鬼暗則佛教衰矣吳先生嘗稱有靈鬼錄佛乃一靈鬼耳

李抱真之鎮潞州也軍資匱闕計無所為有老僧大為

郡人信服抱真因詰之謂曰假和尚之道以濟軍中可

乎僧曰無不可抱真曰但言請於鞠場焚身某當於使宅鑿一地道通連候火作即潛以相出僧喜從之遂陳狀聲言抱真命於鞠場積薪貯油因為七日道場晝夜香燈梵唄雜作抱真亦引僧入地道使之不疑僧仍升座執爐對眾說法抱真率監軍僚屬及將吏膜拜其下以俸入檀施堆于其傍由是士女駢填捨財億計滿七日遂送柴精灌油發焰擊鐘念佛抱真密已遣人填塞地道俄頃之際僧薪並灰數日藉所得貨財輦入軍資庫別求所謂舍利者數十粒造塔貯焉

欽定四庫全書

說部
卷三十六上

十七

又說洛中頃年有僧得數粒所謂舍利者貯于琉璃器中晝夜香燈檀施之利日無虛焉有士子迫於寒餒因請僧願得舍利掌而觀瞻僧遂出瓶授與遽即吞之僧惶駭如狂復慮聞之於外士子曰與吾幾錢當服藥出之僧喜甚遂贈二百緡仍取萬病丸與喫俄頃洩痢以盆盎盛貯濯而收之

章仇兼瓊鎮蜀日佛寺設大會百戲在庭有十歲童兒

一作女童

舞于竿杪忽有物狀如雕鶚掠之而去羣衆大駭

因而罷樂後數日其父母見在高塔之上梯而取之則神如癡久之方語云見如壁畫飛天夜叉者將入塔中日飼果實飲饌之味亦不知其所自旬日方精神如初晉書中有飲食名寒具者亦無注解處後於齊民要術并食經中檢得是今所謂餠餅桓玄嘗盛具法書名畫請客觀之客有食寒具不濯手而執書畫因有流玄不擇自是會客不設寒具

欽定四庫全書

說部
卷三十六上

昌黎生者名父子也雖教有義方而性頗闇劣嘗為集賢校理史傳中有說金根車處皆臆斷之曰豈其誤歟必金銀車悉改根字為銀字至除拾遺果為諫院不受俄有以故人子而憫之者因辟為鹿門從事也

今謂進士登第為遷鶯者久矣蓋自伐木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又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並無鶯字頃歲省試早鶯求友詩又鶯出谷詩別書

固無證據豈非誤歟

東晉謝太傅墓碑但樹貞石初無文字蓋重難製述之意也

西平王始將禁軍在蜀成璧與張魏公不叶及西平功高居相位德宗欲追魏公者數四慮西平不悅而罷後上令韓晉公善說然後並處中書一日因內宴禁中出瑞錦一疋令繫兩人一處以示和解之意

欽定四庫全書

說部
卷三十六上

潞州啓聖宮有明皇帝欹枕斜書壁處并腰鼓馬槽並在公為潞州從事皆見之

十字文梁周興嗣編次而有王右軍書者人皆不曉其始乃梁武教諸王書令殷鐵石于大王書中搨一十字不重者每字片紙雜碎無序武帝召興嗣謂曰卿有才思為我韻之興嗣一夕編綴進上髣髴皆白而賞賜甚厚右軍孫智永禪師自臨八百本散與人間江南諸寺各留一本永往往吳興永福寺積年學書禿筆頭十笈每笈皆數石人來覓書并請題頭者如市所居戶限為

之穿穴乃用鐵葉裹之人謂為鐵門限後取筆頭瘞之號為退筆塚自製銘誌

孫季雍著葬經又有著葬畧者言葬用吉禮僧尼並不令見之也

鄭廣文學書而病無紙知慈恩寺有柿葉數間屋遂借僧房居止日取紅葉學書歲久殆徧後自寫所製詩并畫同為一卷封進玄宗御筆書其尾曰鄭虔三絕

郭侍郎承嘗寶惜書法一卷每携隨兵初應舉就雜文

欽定四庫全書

說部
卷三十六上

二十

試寫畢夜色猶早以紙絨裹置於篋中及納所寶書帖却歸鋪於燭籠下取書帖觀覽則程試宛在篋中忽遽驚嗟計無所出來往於棘園門外見一老吏詢其事具以實告吏曰某能換之然某家貧居興道里儻換得願以錢三萬見酌公悅而許之逡巡費程試往而易書帖出授公公媿謝而退明日歸親仁里自以錢送詣興道款關久之吏有家人出公以姓氏質之對曰主父死三日方貧未辦周身之具公驚嘆久之方知棘園所見乃

鬼也遂以錢贈其家而去余在京曾侍太傅相國盧公宴語親聞其事今又得於張公方審其異也云耳

欽定四庫全書

說部
卷三十六上

三

次柳氏舊聞 李德裕

太和八年秋八月乙酉上於紫宸殿聽政宰臣王涯等奉職奏事上顧謂宰臣曰故內臣力士始終事蹟試為我言之涯即奏曰上元中史臣柳芳得罪竄黔中時力士亦徙巫州因相與周旋力士以芳嘗司史謂芳言先是時禁中事皆芳所不能知而芳亦有質疑者芳默識之及次其事號曰問高力士上令採訪故史氏取其書臣涯等既奉詔即召芳孫度支負外郎璟詢事璟對某

欽定四庫全書

說郭
卷三十六上

三

之問謹編錄如左以備史官之闕云

玄宗之在東宮為太平公主所忌朝夕伺察纖微必聞於上而宮闈左右亦潛持兩端以附太平之勢時元獻皇后得幸方娠玄宗思太平欲令服藥陰除之而無可與語者張說以侍讀得進見太子宮中玄宗從容謀及說說亦密贊其事他日說又入侍因懷去胎藥三劑以獻玄宗得藥喜盡去左右獨篝火於殿煑未及熟急而假寐肝蠶之際有神人長丈餘具裝身披金甲操戈繞藥鼎三匝煑盡覆無餘焉玄宗起視異之復增火又投一劑煑於鼎因就榻瞬目以候之而神覆鼎如初凡三煑皆覆之乃止明日說又至告之故說降階再拜曰天所命也不可去之厥後元獻皇后思食酸玄宗亦以告說說每進輒袖木瓜以獻故開元中說恩澤莫與為比肅宗之於說子均均相愛若親戚昆弟之子

引說當自叙述與高力士詞協也

柳芳本張說所

欽定四庫全書

說郭
卷三十六上

三

璟引見便殿皆為之興罷去輒臨軒以送其他宰相優寵莫及至李林甫以宗室近屬上所拔用恩意甚厚而禮遇漸輕及姚崇為相嘗於上前叙進郎吏上顧視殿宇不答崇語崇恐再以言之冀上少售而卒不對崇益恐趨出高力士曰陛下初承鴻業宰相請事當面言可否則崇亟言之陛下不視臣恐宰相必大慙上曰朕既任崇以庶政事之大者當奏朕與之共決如郎署吏秩甚卑會力士宣事因為言上意崇自解而喜朝廷聞者

欽定四庫全書

魏郭
卷三十六上

五

以上有人君之度得信任之道焉

魏知古起諸吏為姚崇所引用及同升也崇頗輕之無何知古拜吏部尚書知東道選事以吏部尚書宋璟門下過官知古心術之思有以中之者崇二子並分曹洛邑會知古至待其蒙恩頗顧請託知古歸悉以聞上召崇從容謂曰卿子才乎皆何官也又安在崇揣知上意因奏曰臣有三子兩人封司東都矣其為人多欲而寡交以是必干知古然臣未及聞之耳上始以丞相子重

言之欲微動崇意若崇私其子或為之隱及聞所奏大喜且曰卿安從知之崇曰知古微時是臣薦以至榮達臣子愚謂知古見德必容其非故必干之上於是明崇不私其子之過而薄知古之負崇也欲斥之崇為之請曰臣有子無狀撓陛下法陛下欲特原之臣為幸大矣而由臣逐知古海內臣庶必以陛下為私於臣矣非所以裨玄化也上久之乃許翌日以知古為工部尚書罷知政事

欽定四庫全書

魏郭
卷三十六上

五

源乾曜因奏事稱旨上悅之於是驟拔用歷戶部侍郎京兆尹以至宰相異日上獨與高力士語曰爾知吾之拔用乾曜之速乎曰不知也上曰吾以其容貌言語類蕭至忠故用之力士對曰至忠不嘗負陛下乎陛下何念之深也上曰至忠晚乃謬計耳其初立朝得不為賢相乎上之愛才宥過聞者無不感悅蕭嵩為宰相引韓休與同列及在相位稍與嵩不協嵩因乞骸骨上慰曰朕未厭卿卿何庸去嵩俯伏曰臣待